



报告文学

乡村儒学之光

遍地生根开花，结出丰硕果实。
讲师从这里走出去，他们就是播种机，他们就是宣传队，他们将乡村儒学的种子撒向全国，连续几年来，尼山圣源书院成了全国乡村儒学的「黄埔军校」，一批又一批的儒学义工

私塾在我国源远流长，私塾类的民间教学机构西汉时已经出现，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凋敝，民间私塾反而有长足发展。唐代以后，科举制度的逐步成熟，给予民间私塾以新的推动力量，至明清而步入全盛。

依据“童蒙养正”的古训，私塾教学首先以“三、百、千”（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）为传统蒙学教材培养孩子的

人文基础和人生礼仪。然后，殷实人家的子弟继续诵读四书五经，为科举考试作准备。私塾教育本质是修身做人的教育。

自晚清遭遇上那场西洋风后，国家以当时他还是尼山圣源书院的秘书长，现在已经是常务副院长了。

他叫赵法生，中等个头，两眼依旧炯炯有神，只是头发愈显稀疏，手里始终提着那个装有笔记本电脑和资料的沉甸甸的大包。同气相求，赵法生读研究生时就曾致力研究过梁漱溟先生。但与梁漱溟不同的是，赵法生祖祖辈辈都是地道的农民。他出生于山东青州偏远的山区乡村，当年高考时却摘取了县里的文科状元。山东大学毕业后，先后做过党政干部、大学老师、企业高管，现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儒学中心。山区农民的基因在他身上一直凸显不消，他经常自嘲是农民“打工仔”。在他的骨子里和感情深处，始终和农民同息共命，处处散发着如孔老夫子那般仁者爱人的温暖。

2012年，他走马上任尼山圣源书院秘书长，秉承牟钟鉴、王殿卿、刘示范、张践、颜炳罡等老专家关于书院要服务于当地的旨意，于书院驻地北东野村一个外场上，在书院副秘书长陈洪夫的陪同下，赵法生第一次正式亮相。他声情并茂，从孝道讲到仁爱，从仁爱讲到人生，像说书一样向现场群众开讲儒学第一课，在不经意之中拉开了山东乡村儒学教育大幕的一角。

尼山脚下沂河北岸的北东野村，历史上虽然没与孔老夫子有直接渊源，但也是个非常古老的村落。或许横在南北东野村中间的

我的故乡在鲁中地区一条石河旁，村名叫王家老庄。顾名思义，这儿肯定是王家的发祥地。称其为老，倒也名副其实，村里除了有数百年的王氏祠堂、关帝庙、菩萨殿、进士楼等古建筑，儿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村里那闻名遐迩的诸多古树了。

农村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蓄水池。大凡整个农村,除了私塾学堂以外,家里有中堂,村里有祠堂。过去一个家庭必有堂屋,这些都是教化的场所,进去之后,会让人产生敬畏。堂屋里悬挂着写有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中堂和对联,还有八仙桌和让人正襟危坐的太师椅,这些都是让人懂得规矩的摆设。一个村会有宗族祠堂，里面摆放着列祖列宗的牌位，供人们按时祭祀，它既是慎终追远的物质载体，也是儒家教化的体系。一切人生礼仪，像冠礼、婚礼、丧礼、祭礼都是以祠堂为中心来进行的。

农村还有民间道堂，几乎所有村庄都有

行政手段废除了一千多年的学统，一夜之间私塾和书院被废。新学堂的兴建却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效果。梁漱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已作过深入的调查与反思，他认为，新式学堂只是学来了西方学校的形式，即培养孩子的个性和创造精神，但它同时也丢弃了儒家教育的优长，即人格养成和性情教育。

家庭伦理的根本在孝道。《论语》上说：“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。”由于家教文化体系的解构，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问题。

比如农村有些地方出现的“老人

沂河见证了孔子的前世与今生，或许东野家族和孔氏家族历史上有过什么恩恩怨怨，多少年来东野人对老夫子的感情总让人觉得微妙复杂。在这老夫子诞生的地方，懂儒学的人微乎其微，虽是儒家文化的圣地，但不孝不敬者大有人在，不知礼仪者随处可见。

村支部书记庞德海,当过多年兵，一身的正气。庞德海在村里不贪不占,腰杆子硬气，他要在哪里跺跺脚,全村差不多就得哆嗦。

书院在他们村的地头上一夜之间耸立起来，天南海北、国内外呼啦啦来了这么多有学问的人，东野村人几辈子也没碰到过。

2013年1月16日，经过一番简单筹备，赵法生与陈洪夫等商量，决定从孝道开始，就在书院二楼会议室，乡村儒学讲堂正式开讲，没想到来的人太多，熙熙攘攘地把会议室全占满了。老头儿老太太、扶老携幼的、身体不好的、瘸的蹇的都有；孝顺的来了，有些平时不怎么孝顺公婆的媳妇也来了，而且抱着孩子来了。她们尽管在孝敬公婆父母上做得无可称道，却真心希望孩子长大了能够孝顺自己，可见，儒家的孝悌仁爱，真是“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”！赵法生从古讲到今，从远讲到近。既有以孝扬名千秋的古代先贤，也有不孝不敬遗臭四方的害群之马。讲得声情并茂，激情四射。赵法生讲课从不在讲堂正襟危坐，一直站着，或走在乡亲们中间，和蔼可亲，感情真挚，具有很强的感

土地庙、关帝庙、观音庙、五道庙等，这些场所是学堂和祠堂很好的补充，这些道堂多与传统文化中的劝善思想相关，既能安顿生命又能劝善惩恶，使人们有所敬畏。遗憾的是，这些曾被当作封建迷信铲除殆尽，于是就使得有些人觉得人生陷入了无意义的空白之中，活着不知道有什么价值，死后也不知去向，一片飘忽虚无……

赵法生把这种现象叫作儒学的魂不附体，农村已经失去儒家思想的任何载体，把几千年培植起来的赖以生存的精神文化之根拔掉了。

北东野村里有一处长年闲置的废弃的学校，院内断壁残垣，杂草丛生，院外冷冷清清，死气沉沉，只有两棵白杨树孤零零地向东张西望着。赵法生、陈洪夫他们一有空就来这里转悠、抚摸、思索，浮想联翩……

赵法生清楚地意识到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乡土文明的重建需要提升公共性，通过

三德范村依托儒学讲堂,在儒学专家指导下,设立了民间传统文化研讨会。多才多艺的村民宋继东是首任会长。为了全心全意做好儒学的传播,宋继东关闭了在镇上开的书画社.他说:“我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,但我知道,弘扬传统文化是我们三德范村的传统。”就在同年,颜炳罡经群众广泛投票,获得“感动章丘十大先模人物”第一名。

——青州千年书院的义工小团队也铿锵走上了来了。

建于北宋仁宗年间的青州“松林书院”，作为古代一处治学、教育胜地，哺育名儒的摇篮，备受历代朝野人士的青睐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为山东省立青州中学。赵法生就是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。少年的他每周步行八十里路来这里读书。

在近年来的儒学大潮下,赵法生又回到母校,着手恢复成立松林书院，并带领一批书院义工，自2015年新春伊始，开始开办面向乡村的“弟子规与家庭教育讲座”。每周日上午举行，开头若干场，赵法生都是雷打不动地坚持授课，一直持续了半年之久。后来，他们又走出去，送儒学下乡。

第一次走出去是2016年秋天的一个上午。他们走进青州西南山区的后黄马村，刚进村就听到震天的锣鼓声响，村民的秧歌大鼓给乡村儒学注入了淳朴的生机活力。书院义工，没上多少学但已是二十岁孩子妈妈的仇振清，她向这儿的村民现身说法，讲自己如何把“媳妇道”行得到位，得到了婆婆的信任、理解和支持，也得到了丈夫的疼爱。她的家庭和谐，教育有方、得当，培养的儿子在新西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，为国争光，引起了父老乡亲的巨大触动，也让后黄马村民心里产生了层层涟漪。

他们走访困难户，看到山区缺医少药，又触动了赵法生他们的仁慈之心。于是立马组织医务工作者义诊，时值三秋大忙期间，重

房”。儿女一结婚，老人就要搬离出来，搬到一个又矮又小的房子里，单独在那儿生活，居住条件差自不待说，更重要的是大多数老人离儿女们很远，如果老人突发疾病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有的甚至去报丧时，连老人几点去世都说不清楚。

一个炎热的夏天，一对夫妇正在挥汗如雨建房子，5岁的孩子在一旁喊饿，闹着回家吃饭，母亲训斥道：“你就知道饿，还不到十一点半呢！没看见我和你爸爸正在盖房子吗？”孩子问：“妈妈，我们不是有房子吗？为什么还要盖新的？”妈妈说：“孩子，没看见你爷爷奶奶吗？他们

染力和亲和力。好几位老人听着听着就不知不觉掉下泪来，有的老人回家后还在哭，问他什么也不说，只是哭个不停……

半个多月后，第二次乡村儒学讲堂来的人更多，不仅所在地北东野村的来了，周边夫子洞村、周庄的都来了不少。有一位患偏瘫的老人也来了，自己上不去楼梯，被几个小青年费了牛劲才架了进去。就这样，三次孝道讲座下来，已很快将人气聚了起来。

触目的现实激励着赵法生，这一年他跑了二十多趟乡村儒学讲堂，光路费就花去一万多元。这还不说，赵法生还从自己腰包掏了五千元为村民印制《弟子规》。白天他主持讲堂，晚上与陈洪夫等召集各村的学习骨干开会，研究分析发展方向。村里的老百姓都与他有了深厚的感情，都亲切地喊他“赵夫子”，谁家有个啥难处，哪儿有个什么事，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，记得明明白白。

村里有位庞大爷已经八十多岁了，耳聋眼花有些糊涂，住在一间摇摇欲坠的破房子里，他没有后代，过继了一个侄子。这个侄子拥有七八辆汽车跑运输，一年能挣百八十万，可就是不孝顺老人家，不仅不给老人家钱花，还将老人每月六十元的养老金扣出四十元，只给老人二十元。听说老人家有一次下地干活，晕倒在庄稼地里，第二天被发现后才送到医院，医院说不好治了。结果回家后身体却慢慢恢复了过来，命大的老汉十

三堂合一的文化功能，将讲堂、祭祖和地方性神灵祭祀集合为一个公共性的文化空间，使传统三堂文化功能加以整合提升，成为具有现代性的乡村教化中心，完成社会基层教化体系的重构。

2015年，赵法生为了在北东野村建立一个儒学教化体系的样板，煞费苦心从北京动员一个老板捐助30万元，经过精心设计，就在这旧学校的基础上建起了一座三间的综合祠堂，一个能容纳200人的讲堂，还建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孔庙。三堂合一的重建，使村民再度与圣人同在，与祖先同在，与数千年来保佑着乡民的民间信仰的神灵同在，荒芜的精神家园因此得以复兴，孤独的心灵得以有所安顿，不再流浪。

很快，在圣水城镇共建了七个村级儒学讲堂，还在县城建立了一处儒学乡镇法庭，专门有儒学的伦理律师来调解邻里或家庭的矛盾纠纷。有了场所，乡村儒学讲堂形成一

前来问医求药的络绎不绝，熙熙攘攘，男女老少不下百人。趁此机会，伴随一阵秋雨，书院义工又见缝插针地给村民上了一节孝道课，真是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。

——河南省“十大扶贫人物”之一，来自扶贫第一线的宋瑞女士从容自信地走上了来。

2012年10月，一辆拉着锅碗瓢盆行李李卷的车子开进了村，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的宋瑞带着“驻村第一书记”的头衔在这里扎下了根，四年之后，小村庄变了大模样。

这里是河南息县路口乡弯柳树村，原来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比较滞后的地方，群众想富裕的愿望非常强烈，可一直没有门路。

驻村不久，宋瑞请来了调查总队的领导进村慰问。慰问结束，他们却被村民们堵在了村口。“俺家也贫困，怎么不去俺家慰问？”村民们七嘴八舌的质疑让宋瑞初识村里的民风之悍。

2013年，上级下发四十万元科技扶贫资金，而村民的反应却使宋瑞傻眼了。

“给俺们钱可以，让俺们种、让俺们养殖，俺们可不会！要是非要让俺们种，这钱俺们不领了。”

给钱都不要，这该咋办？脱掉高跟鞋，放下咖啡杯，穿上“劳动服”，来到了弯柳树，“小资”的宋瑞迅速变“土”了。

接到驻村任务之前，宋瑞刚刚得知父亲得了癌症，病床前老父亲握着宋瑞的手说：“我老了，干不动了，你去吧，家里有弟弟、弟媳。但是你得牢记，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”

为老百姓做事，要坐得住、沉得下，听得懂老百姓的心声。为此，宋瑞把“家”安在了弯柳树村村委会院内的一间小屋里。

从2013年年底，宋瑞一过去过去单纯依靠输血只能解决一时之难的惯性思维模式，重

年纪大了，又聋又脏，还常生病，以后就放到这里来，让他们自己住，咱们好省心！”这其实就是常说的“老人房”。那孩子一听就明白了，说：“妈妈，我不饿了，你们好好盖吧，盖结实一些。”妈妈问：“盖这么结实干吗？”儿子回答：“等你们老了，我把你们也送过来”。

孩子的回答让他的妈妈心惊肉跳。儒家虽然不讲报应，但正如《孟子》所言：“戒之戒之，出乎尔者，反乎尔者也。”那些不孝敬老人者，已经为他们的子女树立了最好的反面教材，他们的一切行为，将来都可能会反作用到他们自己身上。

分激愤，逢人就说他这悲惨的故事。

一天吃过晚饭后，赵法生和陈洪夫来到了庞大爷家里。二人敲门时，发现屋里黑漆漆的，原来老人家正在看一台黑白电视，所以就将屋里的灯也关了。老人家认出他们之后十分高兴，一遍遍地表示感谢，说他的侄子自从进了儒学堂，对他一天比一天好了，钱也够花了……

学习《弟子规》半年后，为了检验学习成绩，村里组织了一次有奖背诵比赛，村民们参与的热情超出预料。在颁发学习积极分子奖时，发生了一个小插曲。主持人念了五个积极分子的名字，结果走上来六个人领奖，原来村里两个大娘的名字重复，因为教室里挤满了人，加之奖品足够有余，在有些混乱的热闹中便将五个发成了六个。可是，活动结束后，村民不干了，纷纷质问她怎么也成了模范，并要求将奖品收回。原来，这两位重名的大娘，一位确实是孝道模范，另一位则碰巧是不孝的“模范”，后者不但不赡养公婆，甚至连自己的公爹去世都不出来送丧。满怀仁慈的“赵法生们”经过商量，最终没有将错发的奖品收回，希望这个错发的奖品能够够打正着，敲开一个曾经不孝的媳妇的心灵。果不其然，在学者们的感化下，在村民的舆论压力下，这个曾经有些过失的媳妇，自此后像变了个人似的，让人们刮目相看了。

套常态化的学习制度，每半月学习一次。中国古代乡村儒学会讲，是初一和十五，这里是每个月的中间和最后一个周的周六，乡村儒学讲堂是村民学习儒学的场所，也是他们自己的公共空间，是一个可以相互倾诉交流的地方。

这一番输血式急救，使孔老夫子游荡的幽魂与其实现了有效对接，人们的精神有了依托，得到了慰藉。

“老者安之，少者怀之”。在他们的指导下，村里又一鼓作气成立了两大组织，一个叫关怀慈善基金会，一个叫老人互助会。庞德海和退休老教师朱伯谊分别担任会长，已经接收书院和社会上一些学者慈善家及本村农民的捐款。每到年底，他们会将八十岁以上老人给予一定的补贴，对七十岁以上有困难的老人酌情补助。同时还对上不起学的孩子给予物质支持，让每一个孩子少有所学，少有所养。

在扶心扶志，开始着手组织村民们学习“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”人之八德，在弯柳树村营造传统文化氛围。

2014年，宋瑞和驻村志愿者发动息县企业家捐资30万元，建起了息县第一个村级道德讲堂，通过讲解“媳妇道”“婆婆道”“丈夫道”“儿女道”，村民由最初的不解、抵触，到后来的积极参与、争相到村道德讲堂听课占座，文化氛围渐渐形成。第二年8月底，由“中华孝心示范村工程”组委会授牌，弯柳树村成为全国第十七个、河南省第一个“孝心示范村”。

随即，村里组织村民把家中空闲房间改造成“孝爱客房”，接待游客吃住，带动农民增收。

“赵法生们”试图把仁、义、道、德等古老的关键词揉成泥、烧成砖、砌成墙、建高楼，搭建乡村精神家园的结构主体；他们又像勤奋的泥瓦匠，试图用新仁学的泥浆抹平人世间的贫富、贵贱、丑陋、智愚、善恶的砖缝。

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万里无云万里天。乡村儒学通过传统文化反哺儒学故土，唤醒文化自信，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持。五年时间，仅山东省的“乡村儒学”讲堂就达到9200多个，举办各类活动逾4万场次，已惠及山东各个地市，参与群众超500万人次，儒家文明蔚然成风。

从北东野村抬头望去，巍峨的尼山横亘眼前，沂河从它的山脚下静静流过。当年，孔子在这里登山临水，曾发出“逝者如斯夫”的历史感叹。当年的观景台遗址依然还在，可是沂河之水从那一声动听的感叹以来又流淌了两千五百多年。乡村儒学建设不是要回到古代，而是要让孔子穿越时空走进现代。优秀儒家文化与民主法治的有机结合，将不但是孔子的重光，而且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又一次浴火重生，凤凰涅槃。